

让小说人物“活”起来

■石钟山

文学课

一部小说在创作的时候,作者要关注哪些要素?大家都知道有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人物等。这些要素在新闻等其他文体的写作中也会涉及到,小说创作概莫能外。

在这些要素中,我认为小说创作者首先要关注的是“人物”。故事能否讲得精彩,情节要往哪里推进,其实在你构想人物关系时,就已经有了定数。说到底,小说写的是什么?我觉得写的是人物关系。在写小说的时候,你不会先想出一个离奇的故事。如果是先想故事,那就是在故事会上讲的东西,而不是文学了。文学本身首先是“人学”。人,永远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。人物关系的设定,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情节走向,决定了一部小说究竟要写成长篇、中篇还是短篇。

小说很少是只有一个人物的,即便作者只写了一个人物,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,他也在和自己“打架”,或者通过回忆、倒叙、插叙等,再说一些别的事,其中也一定会涉及到其他人。比如,《老人与海》这部作品,虽然海明威着重描写了“老人”这一个人物,多数环境中也只有他一个人,但是海明威写的是老人在海上与鲨鱼搏斗、与风浪搏斗、与恶劣天气搏斗,这些逆境都是海明威将自然拟人化的结果。其实,海明威不单单是在写一个人,还在写一个人独自

与自然搏斗的过程。这个人物是在跟自己搏斗,跟自己的意志、自己的心结在搏斗。海明威通过这部小说,写的是一个人在孤独之境、逆境之下的一种力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每部小说写的都是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、他的心结以及他的向往。

小说的故事,包括人物与人物、人物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,它不完全是作家独自构建的。假如你在写一部小说,当你把人物关系定位之后,小说中的人物便会出现一种“成长性”——恋人会不会走入婚姻,仇人会不会笑谈恩仇,这些人物关系的各种变化可能,都可以是人物的成长。我们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,因为我们创设了小说的时空与这个时空中的人物,所有的变化都必须符合逻辑、符合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。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的过程中,小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特定的一些故事。

如果有人仍在困扰写小说是先有“故事”,还是先有“人物”,那就是还没有弄清楚小说的章法。没有人物,故事就没办法存在。一个故事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它是个故事,那一定是从人讲起的。因此,在小说创作中,“人物”是作者首先要确定的一个变量。作者设定的人物关系的亲疏、人物数量的多寡,决定了小说的体量,以及各种互动情节、事件发生的时空等。对人物的把握,最终来源于作者的生活阅历。只有经验足够丰富,作者的创作才会显得生动。

人类的集体经验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重要环节是共通的。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,他们的生活,一日三餐、亲情友情、社会关系等都差不多,所以情感永远是相通的。若想在文学上发现一片未曾开垦过的新大陆,是不现实的。那么,属于作家创作的那些独特的东西,到底是什么?我认为就是作家的感情和情绪。这些感情和情绪是属于作家独有的,是别人无法复制和替代的,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人物之上,小说要构建好的故事,作者就要让笔下的人物活出他们各自的精彩。故事如何打动读者,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,这就考验作者的功力了。作者的功力,体现在叙述故事的方法和把握故事节奏的能力上。一件同样的事情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讲法。叙述方式因人而异,它或许来自于作者的血脉、基因,甚至是灵魂。真正的作家,会形成自己讲故事的风格,这是剥离掉形式技巧与遣词造句后,依旧能够保留下来供人辨别的标识。

上学时,作文课上,老师都会强调语言要准确,形象要饱满,但是准确到什么程度算“准确”?形象到什么程度算“形象”?这是一门学问。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,去读那些优秀作家们写的人物素描,感受他们的白描手法,怎样用简单的文字写出生动的形象。慢慢你就能体会到,懂文字的人和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差别。都是那些字,当优秀的作家把这些字运用起来时,人物就活灵

活现。

“准确”和“形象”,是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之后,找到了自我,找到了自己的根脉,从此便无往不利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,作为一个作家,我是在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、富有激情的环境,作为我文学创作扎根的土壤。很多老一代的作家一直强调,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。什么叫自己的根?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根?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、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,这些都是他们故乡的原型,他们的创作是写他们的故乡、他们的童年。我们的作家也是这样,只有在写自己熟悉的环境时,所有素材才能信手拈来。支撑我们写作之血肉的东西是细节,这些细节不是能从别处学习借鉴来的。创作中的所有细节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,靠你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的。作家的根基就是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,经验决定了作家根基的疆界,想象力则决定了根基的边界。作家的天赋就是他在文学中的想象力,想象力有多大,他的文学世界的根基就会有

多大。有些事情你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到的真实事情,但是当你写到小说中去,却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信。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细节的人会觉得虚假,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矛盾。所以,我们创作小说的时候,要讲求小说的共性,我们所写的细节既要基于我们的生活,又要用想象力去弥合它与其他读者之间的距离。

燃烧的诗情 浓郁的诗性

■杜志民

我喜欢读诗,尤其是军旅诗。喻晓是一位老军旅诗人了,亦有着广泛影响。如今他年逾八旬,仍然诗情燃烧,令人感佩。

从他的诗作构成来看,成组的短诗较多,另有一些稍长的抒情诗。结构并不繁杂,或长或短,均彰显出鲜明的特色。其言说方式,可谓细弦悠悠、大音铿锵。

相比较,我尤喜爱系列组诗中的短章。这占他诗作的大部分,均写得风吹海立,诗意陡峭,大气倚恃,不落言筌。譬如,他写初登青藏高原的感受是“一脚踩着太阳/一脚踩着月亮/日月山/高原的第一个台阶”,在这里“一切生存的法则需要重写/日月是沉重的韵脚/大西北,一首苍凉的古诗……依稀可见汉唐的旌旗”,从中我们似可见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味道。这苍凉之美,衬托出古往今来大地的多姿与辽远。诗人之所以为诗人,在于他能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体验生命意识,在时空转移中体验生命的美好。

在《车过青海湖》中,他说:“穹苍之下/群鸟如花瓣纷飞/丰富了高原的表情”“青海湖/一杯斟满的酒/为所有西去的人壮行”。在诗写昆仑山时,此种生命体验则更趋博大。那山“昂起民族的头颅/以青天为冠……两条青丝长辫/飘出长江黄河/九州膏壤沃土/一袭美丽的衣裳/即使是缄默/也是如此巨大的缄默/即使是沉思/也是如此深刻的沉思”,继而诗者表示,对这座山“仰之弥高/敬之如神/我在昆仑山口伫良久/点一炷心香/祭奠我们英勇的民族魂”。一首短诗内,诸如青天、长江、黄河、山和魂等,虚实相间的意象叠加在一起,如万丈波涛涌过来,气势如虹如雷霆。该诗既从艺术上体现出现代诗和古诗一样的意境和修辞特点,又从内容和生命体验中展现出矗立于天地间的中华民族精神之光,这也是诗人心中的“国之大者”。同样书写山川大地,喻晓是以军人锐利而坚定的眼光,凸显着深切的爱。

谈到生命体验,这与新时期诗学提倡“诗写经验”相关。时代对诗人提出了新的要求,诗歌已不再是田园牧歌、小桥流水,诗歌要提供新的经验。这里的经验,不同于一般偶得的生活体验和零星发现,而是对生命意识深入成熟的理解。诗人的感觉,应是在持续不断地净化和升华中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发展的结晶。喻晓的诗,皆属于此类。

喻晓的诗将汉语的典雅、意境、节律与现代诗的开放、多视角、重视语言创新等相融合。如《三江并流咏叹》:“云端的一位老人/捧出三条哈达/化作三股巨澜/疯狂地奔走/齐头向南,向南!”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,唱着“金沙、澜沧、怒江……三条大江/三根琴弦/一首古歌/唱了千年万年”,直到诗人“月下独凭栏”“不禁拊掌兴叹”:诗里是壮美奇观!诗人一咏三叹,韵律、节奏、辞章,如行云流水。

喻晓诗歌的语言,朴素简洁而又机智。他惯用短句式,与现代生活的快捷相谐。他所用意,客观性较强,人们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。其诗随着语言的动态加速,思维也在加速。他的诗歌语言仿佛都经过了淬炼,陡峭而润雨,气韵贯穿,充满浑然天成的美感。诗歌的本质是将人的日常生活典型化、艺术化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小说家毕飞宇曾言:“小说的计量单位是章节,你读小说想读出意思来,起码要一章,否则你都不知道小说写的是什么。散文的计量单位是句子,我们所读到的格言或者金句,大多来

自散文。诗歌的计量单位则极其苛刻,是字……要想真正理解语言,最好的办法是去读诗,它可以帮你激活每一个字。”

我认为,诗人对语言文字十分灵敏。如果说古诗词讲究炼字,那么当代新诗则更在意炼词,词突出了诗人的声音。读一读喻晓诗中那些随意结行走的词语,名词、动词、副词、形容词及词性活用,你对上面这些诗学观点会有更切实地认同。

三

他的《关于光荣与梦想》《一朵远行的云》《早春放歌》《中国高铁》《一个关于军魂的传说》等诗,考验着诗人的功力:在缺少具体物象,写法容易走入空洞虚泛时,如何让时事进入诗?诗人从多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一是表达同时代,既需要入乎其内、参与其中,也要出乎其外,站到一定高度观照,产生共鸣。用现代意象把传统文化结合起来,重新认识这个时代。二是将感情物化,将物拟人化,去找一个“客观对应物”,把相对抽象的哲思落到语言的大地上。

书写时代,诗人责无旁贷。这需要诗人迅速及时地对所处时代和现实境遇作出心灵回应,努力把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,最终让文本说话。

诗的任务,就是突出诗性。诗性包含艺术性。诗性也是对思维同一性、同质性和语言习俗的艺术制衡。诗歌是在不断美学革命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种文体。

喻晓的诗,是诗性浓郁、阔约深美的。他从不以粗粝的质感和曲意承欢的温度撩人,认为诗歌仅仅把那种铿锵之声喊出来是不够的,还必须是美声,是在文字的刀尖上跳动的花朵,携带着阳光大地上沸腾的颜色。

——兵 漫

军营球赛扮靓军旅

■江少鹏绘 许梦清文



赛出友谊和水平,享受运动快乐。



传控、盘带、射门,绿茵场上展风采。



激扬青春,爱拼才会赢。



轻羽飞扬,看谁能笑到最后。

拼

■摄影 侯崇慧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一名武警战士在一次军事课目比武中的场景。战士正奋力做着引体向上,这样的画面在军营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,但作者通过精心构思,拍出了新意。拍摄者在构图时,没有将人物主体置于中间位置,而是着力突出战士坚强有力的大手,带给读者视觉冲击和回味。同时,这幅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,“实”在战士涂满镁粉的手,“虚”在战士昂起的头。虚实之间,生动展现出战士刻苦训练、精武强能的形象。

(点评:周凯威)



我的周末时光

登上“2248高地”

■冯宝俊

在四季如春的滇东高原,我们的驻训地周围青山叠翠。一个周末,战士赵庆港和黄顺斌约我一起去登山。

自从成为侦察排长,登山对我来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从海拔200米的山丘到海拔5000米的雪山,都曾留下我和战友们的足迹。

高山之巅,在不同的天气下总有不同的景色。大雪后银装素裹的壮美,大雨后云雾缭绕的朦胧,日出时朝霞满天的火红,日落前夕西下的灿烂……但平时因训练任务繁忙,我们每次在观察所都无暇细细欣赏山顶的风景。

秋高气爽,正是登山的好时节。我们要攀登的这座山就在营区对面,在地图上并无名字,我们便依据它的海拔命名为“2248高地”。

“野生菌一般生长在松树之下、松毛之中,雨后天晴生长较多。”出生在西南边陲的黄顺斌当起了向导,为我们介绍沿途的红杉、松树、麻栗树……踩着树叶,漫步在林间小道,清新的空气掺杂着花草树木的香气,沁人心脾,令人心旷神怡。

行程过半,山坡逐渐变得陡峭。他俩依旧健步如飞,我却放缓了脚步,汗水顺着脸颊流淌。我招呼他们停下歇歇脚,脱下外套系在腰间。一阵微风吹过,送来一丝凉爽,带走些许疲惫。

“排长,这才到哪啊,半山腰的风景可不值得留恋。”片刻休息后,看着通往山顶的路还远,他们便催促我继续赶路。我不甘示弱,和他们约定看谁能率先登上山顶。

他们的兴致也被激发,加快了前进的脚步。我紧随其后,继续向山顶进发。

到达一片山坳后,眼前的山峰犹如断崖峭壁,像是被人用巨斧砍去一半,十分险峻。山顶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,若沿路行走需绕行到另一座山的鞍部。我们不谋而合,决定取捷径攀登直上。

从爬山变为攀登,经验尚缺的我渐渐掉队。我一边抓着枯木野草,一边手脚并用,缓慢前行。

即将抵达山顶时,我脚下没踩稳,险些滑落。向下一看,山下的景色已尽收眼底,但眼前险峻的山坡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吃力。终于,我拼尽全力,登上山顶。

“噢——嗨!”赵庆港和黄顺斌站在山顶愉快地放声大喊,喊声在山谷中回荡。

我也效仿他们呐喊起来,登山时的疲惫顷刻如包袱般卸掉,身体变得神清气爽起来。身处众山间的最高峰,眼前景色一望无际。云海好像近在咫尺,更显绚丽迷人,恍若仙境。山下的村庄若隐若现,点缀在山河之中,平添秀色……

山巅的所见所感,让我不禁想起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发出的感慨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;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

返营途中,我们一路欢声笑语。抵达山脚时,阳光已给巍峨耸立的高山镀上了一层金边,我暗下决心:下一次,我要登上更高的山峰。

漫说漫画

■晏宏程

每逢周末,只要不值班,我都会拿出画笔,创作漫画。一幅简单的漫画,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人物形象、表达哲理思想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。在新兵连时,因班长爱画漫画,在他的带动下,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漫画创作。起初,我反复琢磨研究报纸上刊登的漫画大家的作品。特别是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等大家的作品,我尤其喜爱。方成的作品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。他笔下的漫画形象总是幽默风趣,又思想深刻。我照葫芦画瓢,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中学习体会,渐渐领悟到一幅好的漫画不仅要线条流畅,还要创意独特,有个性的艺术风格。

业余时间,我一直保持着创作习惯,不知不觉间已与漫画相伴29年。我画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也在漫画中抒发情感、舒缓压力。

我觉得漫画创作最难的是构思。没有灵感的时候,我就走到战士们中间

和他们交流,在闲聊中总能找到不一样的感觉,发现新的世界。军营生活成为我漫画创作的灵感源泉。我创作的《一个新兵脱胎换骨的90天》《小个子班长与大个兵》等反映军营风貌、士兵生活的漫画,鼓舞和激励了许多战友。情在画中、意在画外。近年来,我还结合时事创作了《致敬,逆行者》等漫画作品,礼赞抗疫英雄,传递精神力量。

对于创作,我认为一切艺术都应该是美的,漫画也应该让人们在欣赏美的过程中陶冶情操。我创作的漫画很少有说明文字,大都是通过创意设计让画面来表达,让观众在画中体会背后的内涵。漫画创作还要与时代同步,成为思想的载体,才能引起观者共鸣。休假时,我也会走出军营,观察社会现象,体会生活百态,画一些写生作品。

这些年与漫画相伴,乐趣无穷,既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,也让我收获了精神上的成长。(姜玉坤整理)

心灵隽语

革命就像火一样,任凭大雪封山,鸟兽藏迹,只要我们有火种,就能驱赶严寒,带来光明和温暖。

——杨靖宇

现在我提出四个问题,叫做“每天四问”。第一问:我的身体有没有进

步?第二问: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?第三问: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?第四问: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?

——陶行知《每天四问》

单是求知识,没有用处,除非赶紧回头看看自己的缺点,调理自己才行。要回头看看自己,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,这才算是真学问。在这里能有一点,才算是真进步。

——梁漱溟《朝话:人生的省悟》